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清廟第二十四

詩周頌疏

史記平準書贊詩述殷周之際安寧則長又敘

傳湯武之隆詩人歌之論衡須頌篇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以上魯說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曰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天天地順而嘉應降以上齊說

清廟

注

魯說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又曰清

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又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齊說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

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

疏

毛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清廟者祭

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周公至頌首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文此言作頌專詠文王也清廟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陳喬樞云此卽魯詩周頌之序也後三十章同清廟至清靜漢書韋元成傳疏文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皆本韋爲說頌言至章也續漢祭祀志劉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文陳喬樞云所引詩傳疑齊詩傳也故其說與鄭禮注合案禮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卽所謂列德已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疏

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

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尙書大傳皋繇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又洛誥篇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爲文纁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

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膺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愚案清廟頌文王之德伏傳所言與詩合王褒講德論及禮仲尼燕居鄭注皆本此爲說洛邑既成禋于文王武王此爲諸侯朝見助祭之始故奏此詩以祭則祖文而宗武本是一事胡承珙謂漢初言清廟者不當有既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大誤蔡邕明堂論成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是此樂不獨兼祀武王並賜周公特言詩則專頌文王耳或以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不顯不承據爲兼頌武王微有未合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愚案箋詩說顯相同肅雍二字鄭大傳注本卽指美助祭諸侯箋詩忽改屬周公詩爲公作無自贊之理仍以大傳注說爲是陳喬樞云水經河水篇注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尚書五經大傳是伏生兼通五經伏生齊人於詩當治齊學後漢儒林傳伏理治齊詩理卽伏生八世孫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後所治詩無非齊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疏

傳執文德之人也箋

不自伏理始也

對配越於也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生存○孔疏濟濟之眾士謂朝廷之臣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遯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歿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案向用魯義朝臣和於內謂多士萬國驩於外謂諸侯其先祖即謂文王也

射於人斯注齊駿作逡射作敦疏

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駿大

也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齊駿作逡者禮大傳執豆邊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據此齊作逡陳喬樞云逡駿古通釋詁駿速也速疾同義射作敦者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敦於人斯據此齊作敦鄭注敦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與箋指助祭者言義異胡承珙云詩頌文王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即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為美文王者於義為優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注魯說曰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

歌也疏毛序太平告文王也箋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

年制禮作樂○維天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維魯作惟後人順毛改維下章同

維天之命注韓維作惟說曰惟念也於穆不已疏傳孟仲子曰

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已

行而不止○惟念也者文選歐陽堅石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文愚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而誤也韓全詩無作維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疏傳純大箋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

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齊說箋語正用齊義也楚詞招

魂王逸注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此魯說於乎歎辭斷假以

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注韓假作譏溢作謚疏傳假嘉溢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周頌三

箋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
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釋詁溢慎也孔疏引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
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此魯說字與毛同釋文不載韓異文明
韓亦與毛同齊假作識溢作謚者說文識嘉善也詩云識以謚
我乃齊文也段注謚徐鉉本作溢此後人用毛改竄也廣韻引
說文作謚識謚皆本字假溢皆借字左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
以恤我何者識之聲誤恤與謚同部堯典惟刑之謚哉古文亦
作恤馬瑞辰云恤當爲恤之段借說文恤靜也正與溢訓慎謚
訓靜者同義慎與靜古亦同義廣雅靜安也靜我卽安我猶詩
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識以謚我謂善以綏我也陳喬樞云今
文尙書與齊詩並傳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尙書恤作謚
尤足證說文所引識以謚我爲齊詩之文無疑愚案善以安我
卽是言天下大平我其收之言我更收聚善道以制法度孔疏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
德而爲之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爲是意有所恨今
旣太平作之是大順

曾孫篤之疏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

我文王之本意也

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馬瑞辰

云曾孫從箋通指後王爲允篤者管之段借說文管厚也从高

竹聲讀若篤孔廣森曰竹聲

古蓋讀如呪故篤與收爲韻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注魯說曰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齊說曰武王

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疏毛序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

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白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註象太

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

最甚斷涉剗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儼剗殷之後民人

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此亦魯說漢書司馬相如傳韶濩武

象之樂張揖注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

以兵退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也張說本呂覽古樂篇高誘

亦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愚案此又象樂別解張高所說無妨

周有此樂然非象武象武卽武也孔疏引明堂位注象謂周頌

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明與周公三象無涉

箋云武王制焉亦與大武無涉也文王始征伐故以武功歸文

王克紂後爲此樂故云迄用有成也武王至奉

天繁露質文篇文此齊說與魯同韓無異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疏傳典法也箋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

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書太傳云文王一年質虞

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紂乃囚之羑里五年之

寺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九周頌四

初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年伐崇則稱王
伏湛述齊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故武王克紂
而推本文王言維今日之清靜而光明者皆用文王之法故肇
也箋說即用齊義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明齊毛文同肇
禮疏傳肇始禮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禮
祀昊天上帝○尙書中候我應曰枝伐弱勢注伐紂之
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又云伐崇謝告注謝百姓且
告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啟源云維清篇鄭釋最明而
後儒莫用者因枝伐祭天之說出緯書也文王之伐崇類祭見
皇矣篇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尙書禮記則以肇禮爲文王始祭
天非無稽之談也愚案繁露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
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引械櫟薪標爲當日郊辭此亦肇禮
征伐之確據董習**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注**三家禎作禎疏傳迄
齊詩知齊義如此**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注**三家禎作禎疏傳迄
祥也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
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釋文禎音其爾雅釋文
同徐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正義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
祥某氏云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禎字作禎臧鏞堂云爾雅
禎祥也禎吉也釋文禎音其下同是爾雅無作禎者當從正義
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卽唐之定
本據崔靈恩集注也段玉裁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胡承珙
云崔所據者毛詩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爾雅某

氏注引詩如妃嬪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嘒息也引民之攸嘒之類多出三家此詩蓋三家作祺毛自作禎耳蔡邕胡夫人神詒故能迄用有成用魯經文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注魯說曰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

也韓說曰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疏王卽政

諸侯助祭也箋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烈文至樂歌也孔疏引服

虔左傳注文韓說也齊義當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疏傳烈光也文王錫

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

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白虎通瑞贊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

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

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

夷狄咸率服故也案詩爲成王卽政所歌魯韓說與毛同白虎

通亦魯說推言武王受命者成王卽位溯武王之舊典而作詩言我武王定殷之後汝等有光華文章之辟公來爲我周之藩屏此祉福乃武王錫之又惠愛我無有疆限令女子孫常保安之此武王之德也傳以錫屬文箋以錫屬天皆遠詩指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帝習齊詩明齊毛文同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

序其皇之疏

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

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白虎通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以封靡爲大罪與毛訓大累同詩言但無大罪當誅絕者維王其益厚之毋當爲無蓋通借字孔疏引王肅云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案詩言先人有大功者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

當念此益繼續而美之

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疏

傳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無彊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

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誦之不忘○訓順古通箋訓讀爲順言無彊惟在得賢得賢則四方皆順之矣禮中庸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

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案此又曉諭諸侯以上法文王之德齊義如此列女傳一詩云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明魯毛文同禮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
忘明齊毛文同詩於是又總之曰於乎既有武王之錫福宜保
又有文王之顯德可刑爾諸
侯惟有於前王念念不忘耳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注魯說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

疏毛序祀先王先

大王已下先公諸蓋至不啻○天作至
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疏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
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

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
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
都三年五倍其初○陳喬樞云尚書大傳云大王去幽邑岐山
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千戶之邑即此頌所言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是也箋蓋亦據齊詩之說晉語鄭叔詹曰在周
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即傳義
所本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注韓下矣作者

韓說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

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疏]

傳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

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能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論篇引詩同荀言天地所生而能盡美致用使人盡安樂之是爲大神引詩天作四句以證明之是魯詩說此四句之義亦必如此箋謂大王文王之道與天地合德義亦同也韓矣作者者後漢西南夷傳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據此徂矣作徂者所引傳卽韓傳也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卽岐道險阻而人不難特字有改易耳徂往至不難西南夷傳李注引薛君注文陳喬樞云王應麟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朱浮傳作彼咀者岐盧氏文昭曰此沈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發義王氏謂集

傳彼徂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誤耳臧氏鏞堂曰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氏縣初曰詩以彼徂者為句岐有夷之行為句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箋亦與韓合非讀彼徂者岐為句也楊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明魯經文子孫保之注魯一本孫下多其字疏蔡邕頌詩言子孫保之邕用魯經文與諸家同一本孫下多其字者說苑君道篇詩云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蓋魯亦作本韓詩外傳三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噉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墊趙懷王云疑是墊與與同晏子春秋諫下篇古嘗有紙衣學領而墊義又疑是墊與與同晏子春秋王天下者辰墊與與義同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注魯說曰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

歌也疏毛序郊祀天地也○昊天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

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

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鄘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愚案衡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卽據齊詩此篇爲說韓義蓋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注齊基一

作其魯密作謚

疏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昊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

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信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齊基一作其者禮孔子問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齊一作本也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桓寬亦治齊詩仍作基命成王卽指其身不以爲成王功魯密作謚者新書禮容篇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賈時惟有魯詩知魯密作謚又云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
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
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
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絜九譯而請朝致貢
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人順億鬼不
厲禁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
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漢書匡衡傳引此詩亦言昔者
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齊魯詩說皆如此馬瑞辰云晉語引此詩韋昭注謂文武修己
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但考叔向說是詩曰是道成
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指文武則成王
自指周成王無疑叔向曰夫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
受之讓於德也蓋謂成王不自謂能受天命而曰文武受之故
以爲讓於德若不指周成王則二后受之何謂讓於德乎呂覽
慎大篇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成王蓋時臣美其德生有此號酒誥釋文載馬融
注引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其
說是也尙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尙幼
矣成王惟生有此號故周頌作於成王在位時得稱成王耳傳
義本晉語戴震毛鄭詩攷正取晉語釋之是也然尙有未盡合
者叔向曰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後總釋之

日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承上五字言不應獨去基字另增儉字知儉即承基始言也蓋云恭始信寬則不詞故易為儉儉者禮之本本即基也故基為始又為儉耳命令古通用令从人日說文日瑞信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與叔向訓命為信同義玩叔向所釋基命與宥密各為一德基命二字平列不連讀孔疏釋傳云始於信順天命戴震云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疏傳緝熙明熙廣單厚肆固均失之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疏靖和也箋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大平○馬瑞辰云釋詁亶厚也詩作單者雙聲段借字叔向釋詩曰肆固也靖和也又曰廣厚其心以固和之故固古通用爾雅肆固也肆可訓為語詞之故即可訓為堅固之固非誤字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注魯說曰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疏序毛

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日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陳喬樞云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